

诚信内在结构解析

杨方

(湖南师范大学 哲学系,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对诚信的内在结构可有多种解析。从所属领域角度,诚信可以被分为心诚、言诚、行诚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心诚是言诚和行诚的内在依据,言诚和行诚是心诚的必要外化,而言诚和行诚则相互促进。从所涉对象角度,诚信可以被分为诚己、诚人、诚群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彼此相关、层层推进:诚己是诚人和诚群的必要前提,诚人是诚己的必然延伸和必要确证,而诚群则是诚人的合乎逻辑的扩展。

[关键词]诚信的内在结构 心诚 言诚 行诚 诚己 诚人 诚群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115(2007)04-0018-03

对诚信的内在结构可有至少两种解析。我们首先从所属领域角度把它分为心意的诚信(心诚)、言语的诚信(言诚)、行动的诚信(行诚)三个层面;其次从所涉对象角度把它分为对自身的诚信(诚己)、对他人的诚信(诚人)、对社会的诚信(诚群)三个维度。

一、心诚——言诚——行诚

诚信的内在层面是心意的诚信(简称心诚)。心诚包括心意的真实性和一贯性。

心意的真实性要求一个人忠于自己的心灵,不要违背己心,不要拂逆己意。古代中国不少思想家非常看重心诚,如战国时代著名思想家老聃主张保养“赤子”或“婴儿”之心,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倡导常存“童心”。赤子或婴儿之心和童心就是真心,就是诚心。“夫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李贽《焚书·童心说》)能否保持心意的真实性是这些思想家区分“圣人”、“真人”与“凡人”、“假人”的主要依据,他们认为“圣人”、“真人”不失真心,能够率性放心,而“凡人”、“假人”则失却真心,不能率性放心。“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李贽《焚书·童心说》)

心意的一贯性要求一个人保持自己的心意先后同一,不要三心二意,不要反复无常。能否保持心意的一贯性是古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一个重要标准。他们把反复无常的小人之心比作时涨时落的山溪水:“易涨易落山溪水,易反易覆小人心。”([清]佚名辑《增广贤文》)

诚信的外在层面之一是言语的诚信(简称言诚)。言诚包括言语的真实性和一贯性以及言语与心意的一致性。

言语的真实性要求一个人或组织说真话,不要夸大其词,也不要蓄意贬低,不要歪曲真相,也不要篡改事实,更不要无中生有。

言语的一贯性要求一个人或组织保持自己的话语前后同一,不出尔反尔,不朝令夕改。

而言语与心意的一致性要求人们说真心话,心口如一,不要口是心非,也不必口非心是(或俗语所说的嘴里骂心里疼),不要口蜜腹剑,也不必嘴硬心软(或俗语所说的刀子嘴豆腐心)。不过,人性的弱点使得人们明明知道口是心非和口蜜腹剑有害处,但还是喜欢听这样的话,因为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则使得人们明明知道口非心是和嘴硬心软得罪人,但还是不得不说这样的话,因为偏心必须伪装成公正,私下交易必须挂上公事公办的幌子——有些人把如此言说视为高明的语言艺术(善弄权术的人精于此术),但严格说来,这些做法只是等而下之的言说技巧,不配称作高明的语言艺术。

诚信的另一个外在层面是行动的诚信(简称行诚)。行诚包括行动的真实性和一贯性以及行动与心意及言语的一致性。

行动的真实性要求一个人或组织踏实做事,老实做人,不要文过饰非,不要不自量力。俗话说得好: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有一分力,干一分活,有十分力,干十分活。在古希腊中期成书的《伊索寓言》中,有不少故事告诫人们不要不自量力地逞能、文过饰非地作秀,否则轻则遭到嘲笑,重则遭到厄运。例如,一只穴鸟学一只老鹰潇洒扑羊,结果因其爪子被羊毛缠住不得脱身而成为牧人孩子们的玩物(《伊索寓言·鹰、穴鸟和牧人》,以下只注篇名);一头骆驼因羡慕一只猴子跳舞赢得百兽热烈称赞而勉为其难地试舞,结果因舞姿难看而被乱棍打出(《猴子和骆驼》);一匹驴学一条狗向主人摇尾以赢

得他的欢心,结果其笨拙的后腿踢疼了主人,它为此挨了一顿揍(《狗和主人》);一只穴乌用众鸟脱落的美丽羽毛装饰自己,骗得天神宙斯立它为百鸟之王,结果众鸟从它身上生气地取走了各自的羽毛,它又恢复到原来的丑陋模样,徒遭讥笑而已(《穴乌和鸟类》);一匹驴为学悦耳的蝉鸣而喝露水,结果饿死了(《驴和蝉》);一只乌龟再三恳求一只老鹰教它飞翔,老鹰拗不过它,便抓着它飞到空中,然后放开它,结果可想而知,它摔得粉身碎骨(《乌龟和老鹰》);原本能像天鹅那样歌唱的鸽子听见马嘶颇具威力,便模仿野马嘶鸣,结果它既没学会马嘶,又丢了歌唱的本事(《鸽子和天鹅》);等等。

行动的一贯性要求一个人或组织保持自己的行动前后同一,不要此一时彼一时,不要热一阵冷一阵,不要半途而废,不要有始无终。

行动与心意的一致性要求一个人或组织做真心事,心手如一,不要虚情假意,不要半心半意。

行动与言语的一致性要求一个人或组织说到做到,言出随,如古人所说的必信,行必果”、“言顾行,行顾言”,不要说话如泼水,落地不见,不要许诺如吹风,过后无踪。而要做到这一点,人们就得慎重承诺,不可信口开河夸海口,不要乱拍胸脯打包票。

诚信的上述三个层面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具体说来,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下所述:

(1)心诚是言诚和行诚的内在依据。作为有自我意识的存在物,人的一切行为都有其内在依据,哪怕是下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行为也如此。真正诚信的言语和行动必定以诚信的心意为基础。这里有三种情形:言语或行动与心意的一致性必定以心意的真实性和一贯性为基础,言语和行动的一贯性必定以心意的一贯性为基础,言语和行动的自主自觉的真实性必定以心意的真实性为基础。第三种情形比前两种情形复杂一点,需稍加解说。言语和行动的真实性有两类:一类是自主自觉的真实性,如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自知无知,虔诚的基督教徒们自动忏悔;另一类是被迫无奈的真实性,如与苏格拉底辩论的一些自以为是的人被迫认错,疑犯们被逼招供。前一类真实性以真实的心意为基础,而后一类则往往出自虚假的心意。尽管后一类真实性有其价值,但与前一类相比,其价值大打折扣。正因此,近代德国大哲学家I.康德在其《道德形上学基础》中指出,出于义务的诚实与出于对不利后果的忧虑的诚实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这两类内在依据不同的诚实的价值是迥然而异的。

古代中国思想家们十分强调心诚对于言诚和行诚的先决作用。在他们看来,一个心不诚的人,其言行也必不诚。如李贽云:“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焚书·童心说》)的确,一个心不诚的

人整个就是一个虚伪的人,而虚伪的人的言行也必是虚伪的,这样的人喜欢的也是虚伪的言行。

(2)言诚和行诚是心诚的必要外化。人们可以揣度他人的思想和情感,但不可能真正思考他人的思想和体验他人的情感。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心灵是任何其他人都不能“进入”的,即便将心比心也不能。常言说得好:“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清]佚名辑《增广贤文》)一个人的心意诚不诚,任何其他人都无法亲知,因为心诚既不可见又不可闻。心诚必须外化为言诚或行诚,才能为人所感知和确认,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言诚或行诚,心诚才能被确证。

在确证心诚的两条途径中,行诚比言诚更重要,因为行动比言语更有说服力,而这又是因为,做比说难。春秋时代大思想家孔丘主张,考察一个人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这是颇有见地的。就诚信而言,考察一个人的心意诚不诚,不仅要听其言语诚不诚,更重要的是还要看其行动诚不诚。

(3)言诚和行诚相互促进。言诚可以指引和激励行诚,行诚则可以强化和保证言诚。

言语能够指导和鼓舞行动。同样,言诚对于行诚具有指引和激励功能。言诚不仅能够为行诚指明目标和方向,而且能够把自身的力量连同心诚的力量带给行诚,激励行诚坚持到底。例如,海誓山盟把誓言的力量连同真爱的力量带给两个相爱的人,使他们永远和好如初。

言语虽能指导和激励行动,但它不能像行动那样改造事物以产生实质结果,因此言语不像行动那样显得稳定可靠。同理,言诚也不像行诚那样显得稳定可靠。这样,言诚就需要由行诚加以强化和保证。而行诚确有此功能。具体说来,行动的真实性可以强化和保证言语的真实性,行动的一贯性可以强化和保证言语的一贯性,而行动与心意的一致性可以强化和保证言语与心意的一致性。例如,“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诗经·邶风·击鼓》)的行诚可以使“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汉代乐府民歌《上邪》)的言诚变得更加稳定可靠。

二、诚己——诚人——诚群

对自身的诚信(简称诚己)是诚信的起点和基础。它要求不自欺,在心意、言语和行动上都不自欺。

心意上不自欺主要意指对自身的情感、认识、评价是真诚的。言语上不自欺主要意指通过口头的或书面的言语向自身提供的信息是真实的。行动上不自欺则主要意指为自身所做的事情是真心的。

也许有人会说:不自欺,这太容易啦,谁都做得到!其实不然。现代中国著名作家鲁迅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中的阿Q就不能做到心意上不自欺。而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或多或少采用过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

对他人的诚信(简称诚人)是对自身的诚信的延伸。它要求不欺人,在心意、言语和行动上都不欺人。

诚人可分为对家人的诚信、对亲朋和其他熟人的诚信、对

陌生人的诚信等多个渐进的环节。对家人的诚信主要体现为夫妻彼此忠诚,父母对子女不妄言不失信,子女对父母不撒谎不隐瞒(特别是在涉及子女身心健康及成长的事情上)等。对亲朋和其他熟人的诚信主要体现为以诚相待、坦陈真相、兑现承诺、欠债照还等。对陌生人的诚信主要体现为不坑蒙拐骗、不恶意误导、不提供虚假信息等。

孔丘强调一个人在与亲朋交往时必须坚守诚信:“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战国末年成书的《吕氏春秋》的作者则从反面强调一个人在与亲朋交往过程中坚守诚信的必要性:“交友不信,则离散忧愁,不能相亲。”(《吕氏春秋·贵因》)其实,不仅与亲朋交往要言而有信,与任何其他人(包括陌生人)的正常交往都应如此。“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清]佚名辑《增广贤文》)这种劝诫的前提是人心叵测。在现实生活中,它可能是非常实用的,但从理想的层面上看,它违背了诚人的要求。

对社会的诚信(简称诚群)则是诚人的延伸,因而是诚己的二度延伸。它要求不欺群,在心意、言语和行动上都不欺群。

诚群包括对国家的诚信、对党派或教派的诚信、对就职机构的诚信、对就学机构的诚信等多个方面。对国家的诚信主要体现为爱国和忠于祖国。对党派或教派的诚信主要体现为爱党或爱教和忠于信仰。对就职机构的诚信主要体现为爱岗和忠于职守。对就学机构的诚信主要体现为好学和不作弊不抄袭。就青年学生而言,对就学机构的诚信是对社会的诚信中最基本的和最直接的方面。

诚信的上述三个维度是彼此相关、层层推进的。具体说来,它们之间的关系可表述如下:

(1)诚己是诚人和诚群的必要前提。正如爱自己是爱他人和爱社会的基础一样,对自身的诚信是对他人的诚信和对社会的诚信的前提。一个对自己都不诚信的人是根本不可能对他人和社会诚信的。

正如战国时代著名思想家孟轲所说,一个对自己不诚信的人不可能真心实意地侍奉父母以赢得他们的欢心,进而也不可能取信于朋友和上司以得到他们的帮助或提携。“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孟子·离娄上》)

(2)诚人是诚己的必然延伸和必要确证。自我无论如何都是有限的,而自我与他人共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这种局限性。因此,人本性上倾向于跟他人生活在一起。这样,对自身的诚信必然延伸到他人,否则,人我共在就不可能持久。不扩展为对他人的诚信,对自身的诚信终将因活动空间狭窄而窒息。

他人是自我的一面镜子。同样,对他人的诚信是对自身的诚信的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一个人可以反观他是否真正对自身诚信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自身诚信。不对照对他人的诚信,对自身的诚信就无法得到确证。

(3)诚群是诚人的合乎逻辑的扩展。任何社会都是由一定数量的个人组成的,对其中的诸多个体的诚信可以合乎逻辑地扩展为对整个群体的诚信。虽然一个群体不等于诸个体的简单相加,但是,当一个人对某个群体中的众多个体讲究诚信时,他也完全可能对这个群体讲诚信。

对个体的诚信扩展为对群体的诚信不仅有其可能性,而且有其必要性。因为一个人生存于其中的社会不仅有众多个体,而且有诸多群体(或组织),他不仅与大量个体交往,而且与各种群体交往,这样,仅有对个体的诚信是不够的,还需要对群体的诚信。

顺便指出,对诚信的外在结构也可有不只一种解析。如从研究视野出发,可把诚信分为伦理学的、经济学的、政治学的、法律学的、社会学的诚信等;从社会领域出发,可把诚信划分为一般人际交往领域中的、经济领域中的、政治法律领域中的、文化领域中的诚信。关于对诚信外在结构的解析,此处不展开。

Two Kinds of Anatomy into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Honesty

YANG Fang

(Philosophy Department,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Abstract The inner structure of honesty lets itself to be anatomized from at least two perspectives. In view of its subordinate spheres, honesty can be divided into one in mind, in words, and in actions. These three layers are interdependent on and interactive of one another. The honesty in mind is the inner foundation for the honesty in words and in actions, while the latter is the indispensable express of the former. As for the honesty in words and in actions, they promote each other. In respect of its concerned objects, honesty can be distinguished into one for oneself, for others, and for communities. These three dimensions are interrelated to one another and the one advances successively the other. The honesty for oneself is the necessary premise of the honesty for others and for communities, and the honesty for others is the necessary prolongation and indispensable verification of the honesty for oneself, and again the honesty for communities is the logical extension of the honesty for others.

Keywords internal structure of honesty honesty in mind honesty in words honesty in actions honesty for oneself honesty for others honesty for communities

(责任编辑:向玉乔)